



2014年7月6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李长辛

东江晚报

风吹过花朵和文字

文/马温

花朵和文字都悬在各自的树枝上,风吹过来,它们就摆动。有些花香,有些花不香;文字也是这样,有些文字施了脂粉,有些文字从不芬芳。风不挑剔,风只是吹过来再吹走。风走的时候,也有了它们的气味,也许香,也许不香。风不在乎,风随缘,什么也不拒绝,什么也不偏好,自然而然的。

水常常被说成“无色无形”,其实这是风的特征。风是彻底的虚无主义,而水爱好虚荣。水要用好看的瓶子来装,在中国的三星堆时期是用尖底的罐,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用长颈的钵,来汲水的还要是漂亮女子,她们抬高瓶子,搁在肩胛处,再优雅地倾斜瓶口,水就像瀑布一样流下,流到池中,而池中撒着紫色的玫瑰花瓣。要有这样的人物,这样的场景,这样的陪衬,水才显出美丽。风谢绝这些修饰词,风是裸奔,风是素颜,风从来就是这样出门。遇到谁就和谁相伴,遇到谁就受谁的影响,它是真正的好脾气。不是装出来的,它是本性如此,它和

你同行,受你熏染,却一点不自卑、不委屈,相反,它是满心的快乐。

风吹过峡谷就有了峡的风骨,像背剑独行的男人发出长啸。风吹过桃树和李树,风就有了唇红与书生的白脸。吹过葡萄架的风是紫的,那一挂挂的葡萄像编钟,无声地敲奏,要是有颗葡萄掉在藤下的石桌上,叮咚的那一响,就让这场风有了声与色。风并不排斥尘土,和尘土的结合,让风有了浑浊的颜色。尘土为什么不能飞扬跋扈呢?风这样想着,毫不犹豫就拉起尘土的手上路,于是飞沙走石、天地改容。在农人施肥时,风也来了,你可以掩鼻,但风十分愉快地将肥料富有个性化的气味传向四方,就好像数月后它重返此地,也会在十里百里的原野上掀起麦浪滚滚,都是性之所至,没什么深意。

风是配角,风为任何人捧眼,风是好好脾气,可是,风有时并不凑趣。在升旗的庄严场合,风会突然缺席,没有风,旗帜就不飘,显得没精打采。现在许多

旗杆都配备了吹风装置,以便让旗帜随时飘扬。这种装置吹出来的风是虚假的。真正的风不只一个方向和强度,真正的风漫无边涯,真正的风不是胁肩谄笑的管家听差与保镖,真正的风想来就来,想停就停,真正的风活得就是这样帅。

风无形无色,风只是借物显形,因势逞性。风的形式感都来自它历经的万物,吹过丰收年景是风调雨顺,吹过围城是风声鹤唳,吹过紧握的两个男人的手是风雨同舟,吹过美人蕉芍药圃是风姿绰约,吹过良辰美景是风清月白、风情万种。风配合着万物,但也可以说,风其实是更厉害的驾驭者,万物皆是它的马,而它策马扬鞭。它参与一切,体验一切,驾驭一切并在驾驭中洞察一切。风因此多形多色,多变多元,风不是一切,但风就是一切。天地之间,风的阅历已经不能再增再长,活到这种境界,形与色还需要么?

风吹过文字,文字就会晃动。许多文字从未被风吹过,所以它们也从未有过晃动的感受。风吹文字这样的事,不是必然事件,而是偶遇,是邂逅,甚至还是奇遇、艳遇。文字究竟能从风这儿得到什么呢?得到梳

理,得到搀扶,得到一声问候吧?要不就是被坚硬的风吹得坐立不安,心潮澎湃,文字的结构乱了,情绪乱了,有些惊慌但又不是绝望,因为在紊乱的暗夜中,曙光挤了进来,那是销魂的眼神,那也是不朽的一个诱惑与肯定,紊乱的现场这时有了积极的含意,附形于风的一切,风也瞬间输向文字,于是,我们在文字中看到虫鸣,看到一张脸渐次沧桑直到不可收拾,看到黄沙覆盖古战场,看到麦客手中亘古不变的镰刀,看到满载唐诗的孤帆在机器时代淡出碧空……在这些琐细而宏阔的叙事中,文字有了驼铃声那样穿透时空的力量,而风是藏匿在文字后面的摇铃人。我们从文字中获得的感动,有风的影子。

在文字身上存在一种悖论,肤浅幼稚的文字是沉重的,只能掉在原地腐烂,成熟的文字才具有蒲公英的轻盈,一点点微风,就能在异地传播,并在短促的春天迅速受孕,在一枝绿色茎秆的顶部,长出一颗颗性感的白色的小绒球。风在遭遇这种成熟文字时,一定十分珍惜,当作一场怦然心跳的艳遇,在这稀少时刻,风很轻很轻地,吹向这朵蒲公英。接下来如果还有故事发生,应当是文字——传播中的文字的故事了。祝这些文字好运。



文/王川

半瓶醋

“半瓶醋”原是北方话,指一个人的知识不全,只学到了一点皮毛:“我这个人啊,没读多少书,半瓶醋!”或者“他是半瓶醋,没多少学问!”这话是贬义。以后北人南迁,这话也被带到江南一带来了,但使用得不太普遍,因为镇江方言中有“半吊子”或“三脚猫”,使用频率很高,和它的意义很近。我起先不懂,半只瓶子里可装的东西很多,为何专用醋来形容?后来想想也对,瓶里如果装着好酒,即使是半瓶,那也是珍贵之物了,就不能移用作贬义词,如果装的是醋,那意义就不一样。在中国的词语里,醋虽然是调味品,但因为它的酸,所以具有一点贬义,已经上升到人文的层面,“酸文假醋”、“醋意大发”都是如此。醋是生活用品,又非常廉价,满满一瓶醋都卖不出多少好价钱,只有半瓶醋那就可想而知了,何况是散发着酸味的醋,就更不惹人喜爱。这是借代词,然而选择得很好。

三脚猫

北方的方言中把那些半懂不懂、学习的时间不长,只有一点皮毛功夫的人称之为“半瓶醋”,镇扬一带的方言中则称之为“三脚猫”:“这个人才学了没几天,是个三脚猫!”但它的意义似乎还不仅仅在形容一个人的知识不到家,还含有一点“他虽然学得不到家,但却偏偏认为已经满足了,足够多了,就四处摆弄、四处炫耀”的意思,和“半吊子”、“半瓶醋”的意思不太相同。

“半吊子”和“半瓶醋”不会到处显摆,但“三脚猫”就会自恃功夫了得,不会弄的东西他也要去弄,明明不懂的地方他偏要去插手,显示出一副全能的功夫。

我以前以为这“三脚猫”就是指跛脚的猫,它缺了一条腿,走路就不稳,因而被人引用来指那些半通不通的人?但想想也不对,缺腿是生理缺陷,不会装懂,狗或其它动物也会缺腿,为何不叫三脚狗?三脚猪?原来这“三脚猫”是“三脚锚”的讹读。船上使用的锚,一般是三只脚(最大的船上才用四脚锚),被扔在水底或沙滩上后容易抓定,使船不能漂走。这种三只脚的锚由于在顶部还有尖头,可以戳入土土之中,所以只能沉在水下,斜搁在沙滩上,而不能在平地上直立起来,所以人们在陆地上看到它时都是偏斜着放的,在镇江方言中就意味着它“墩不稳”,用这个形象来形容那些只有一点知识就到处显摆的人,是再妥帖不过了。现在这种三脚锚的人很多,只学了两天半的书画,就冒充书画家,冒充艺术家,都是墩不稳的三脚锚。



母亲的解乏妙方

文/张引

为节省支出,前些天自己动手用涂料粉刷房屋的墙面,或许是长时间没干体力活,看似简单的工作在完工后觉得非常劳累。那天正好母亲从老家来电话问我近况,母亲说:“累了就早点睡,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当晚我洗漱之后早早上床休息,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就醒来。起床之后神清气爽,头天的疲惫感基本消除,母亲的解乏妙方果真管用。我终于明白当年母亲白天忙个不停,一天三顿吃的是难得见荤腥的粗茶淡饭,每天却总是精力充沛的原因,那就是做完当天的事情后尽量早睡。

儿时父亲在外地工作,每月除按时寄钱回家,平时是照顾不到家的。我和兄长们与母亲生活在农村,由于家里缺少壮劳力,家里家外都靠母亲一个人。农忙时

节,当天的事做完,母亲就早早上床睡觉,而我和兄长们如果听说周围村子放电影,总会跑去看,要不就看会书,或者躺在床上聊天。

第二天早上我和兄长们还没起床,就听到母亲扫地做家务活的声音。看着我们睡眠不足起不来的样子,母亲就责怪我们头天晚上睡的太迟。母亲常说:“不要夜不歇早不起,田地里的活,三早抵一工。”



没想睡,是下了雨

文/徐长顺

夜了,我没想睡。没想睡,不是失眠。没想睡,是下了雨。

那个撑伞雨中行走的人,一定是我的父亲。我想起了父亲。

那天,我从乡下回家。突然的雨,很迟才能出发。雨没有停,车在路上。

我到了家,父亲却在车站接我。一直等到最后一班车。那是他第一次雨中给我送伞。

